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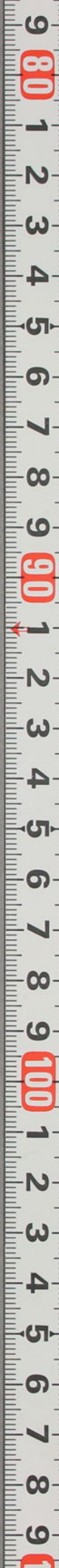


書首

禮記集註

十七八

04232
2797
55-34



110428
號 2797
* 55-34

○正義云按鄭目錄
云名曰學記者以其
記人學教之義此於
別錄屬通論

○正義云此下節明
雖有餘善欲化民成
俗不知學之為重

禮記集說卷之十七

學記第十八

石梁二十氏曰六經言學字
莫先於說命此篇不詳言
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
不如大學篇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諉音

去聲○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
也求善良親賢也此二者可以求致聲譽不
能感動衆人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就賢體遠下
賢德之士
也如王就見孟子之就體如中庸體羣臣之
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遠踈遠之

○正義云此下節論
喻學之為美故先立
學之事

臣也此二者可以感
動衆人未能化民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化民成俗必如唐虞

之於變時雍乃為至耳然則舍學何以
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

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允命曰念終始典于

學其此之謂乎

允音訖○建國君民謂建立
邦國以君長其民也教學為

先以立教立學為先務也允命商書曲禮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

○正義云此下節明
教學相益

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

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

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允命曰教學半其此之

謂乎

強長上聲上學音效○學然後知不足
謂師資於人方知已所未至也教然後

知困謂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學也自反
知反求而已自強則有困勉倍進之意教學

相長謂我之教人與資人皆相為長益也引
說命教學半者劉氏曰教人之功居五自學

問之半蓋始之條已所以立其體是一半終
之教人所以致其用又是一半此所以終始

于學成已成物合內外之
道然後為學問之全功也

○正義云此一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非明入學年歲之差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術當為州此毗志反中平擊樂五教反○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閭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

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比年每歲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與小記中二以上之中同每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離經離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別其趨向之邪正也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勿心樂羣則於朋徒無睽貳博習則不以程度為限制親誦則於訓誨知嗜好論學講求學問之蘊奧也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也能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知離經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放此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緘子時術之其此之

謂乎緘魚起反○前言成裕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變其汙俗也以此大成之士而

官使之其功效如此是所謂大學教人之道也緘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術士之事而成大垤以喻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此古記之言故引以證其說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

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以尊敬道藝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葉

之二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

正義云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各依文解

曰官其始也○朱子曰聖人教人令下便與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舉其職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孫去聲○入學時大司馬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篋

使以趨順之心進其業也書言惟學遜志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古在反○夏榎也楚荆也榎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為柶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

未入學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

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

○書說命篇也

○鄭註云夏榎也楚荆也○亦雅云榎出榎亦書經云今之山榎

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

謂乎語去聲。禘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禘。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仲秋相學之禮。使觀而感於心。不以必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心。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踰躐也。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為教之大倫。犬倫猶言大節。官先事士先志。竊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向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為學也。王子熱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尚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

○論語子張篇有之

○孟子盡心篇有之

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

○正義云此一節論教學之道必當優柔寬緩不假急速遊息孫順其學乃成

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也七事上句皆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不學操縵不能安政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

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

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縵莫半反。依上聲。與

去聲。樂五教反。○善謂大學之教也時句絕退息必有居句絕。今讀時字連下句。學字連上句。讀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絃之類是也。退而無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幾是也。弦也詩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

後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學也凡為學之道
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
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操
縵操弄琴瑟之絃也初學者手與絃未相得
故雖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廢方能習熟而
安於絃也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
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致而不
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
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
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
服極為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
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
於禮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與者意
之興起而不能自止者藝即三者之學是也
言退息時若不興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
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之時必

○正義云此一節論
教者遵法學者所以

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遊焉之
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
易成也○朱子曰古人服各有等降
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思過半矣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允命曰敬孫務時
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孫去聲○承上文
不在於學是以安我樂信雖離師友亦不畔
於道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厥脩乃來言其
進脩之益如水
之源而來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

禮記卷十二

不成是今師之失故云今之教者唯其位畢者此明師也

鄭註云言今之師非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

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呻音申佔音現佛音弗呻吟誦之聲也。做視也。畢簡也。訊問也。言今之教人者但吟誦其所做視之簡讀不能通其編與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及于數也。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夫多其訊而不及于數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

居學者異矣。做其如此是以師之所施者常至於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排戾也隱其學不以所學自表見也終業而又速去之以其用工間斷國粹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朱子曰橫渠作簡與人言其子時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以盡其誠與材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言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陵踰犯也節如節候之節禮有禮節樂有樂節人有長幼之節皆言分限所在不陵節而施謂不教幼

○正義云此下節論

○正義云此二節論
不依種教之廢棄

者以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
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孫以
順言摩以相厲而進為言也。古氏曰若七
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則可
謂之豫矣。若十年學書計十二年舞勺成童
舞象可謂之時矣。○石梁王氏曰註專以時
為年二十之時非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
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
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
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格明客反勝音
升壞音恠辟音

○正義云此一節明
君子教人之使善誘

僻。扞拒扞也。格讀如凍浴之浴謂如地之
凍堅強難入也。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一讀
為去聲謂教不能勝其為非之心亦通雜施
謂躐等陵節也。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
以慢其師燕遊邪僻必惑外說得不廢其業
乎。此燕朋燕辟之害皆由於發然後禁以下
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鄭
氏曰燕猶燕也。燕其朋友燕師之譬喻。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
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
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
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

○正義云此一節明
教者識學者之心而
救其失也故云學者
有四失教者必先知

喻矣易音異○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
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
地如此則不并格而和不勤苦而易不難施
以亂其心有相觀以輔
其志而思則得之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
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
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
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易音異○方氏曰或失
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賢者之
所以過或失則止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

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
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
失也冉求之今女畫止之失也約我以禮所
以救其失之多博我以文所以救其失之寡
兼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易
退則進之所以救其失之止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
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約而達辭簡而意明也微而臧言不峻而善
則明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
深也繼志謂能使學者
者之志與師無間也

○正義云此一節明
為師法君子謂師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

教人至極之美可以為君長之事

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至學至於學也鉅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茲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周官太宰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為君之道皆自務學克之三王四代之所以治以能作之君作之師爾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

正義云此一節論師德既善雖天子以下必尊師

鄭註引武王踐祚之事見大戴禮武王踐祚篇

正義云此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之事

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戶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石梁王氏曰詔於天子無北面註引武王踐祚出大戴禮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父也相說以解不

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說如字解下介反從音春。庸功也感師之有功於已也相說以解舊讀說為悅今從朱子說讀如字。疏曰從讀為春者春謂擊也以為擊之形容言鐘之為體必待其擊每一春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善答者亦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盡說義理也愚謂從容言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小大長短得以自盡故以為善答之喻。朱子曰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解物為解

○正義云此下節論教者不可為記問之學又教人之時不善教

○正義云此一節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之

自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語去聲。記問謂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以此為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聽語聽學者所問之語也不能問則告之不知而舍之以其終不可入德也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此意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

○正義云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者積上三事三事者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三事之由則可有志於學矣

以有志於學矣

疏曰善治之家其子弟見其

補治破器故此子弟能學為抱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箕柳箕也善為弓之家使榦角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觀其父兄世業學取柳條和軟撓之成箕也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易成也○應氏曰冶鑛難精而表軟易絀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於難自粗而至於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志矣

○正義云此一節論弟子當親師之事各依文解之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

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

服弗得不親比音妣當去聲○此物醜類謂

也鼓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然而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水無色不在五色之列而續畫者不得水則不章明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即洪範之五事也學於吾身五者之官本無所當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若無師之教誨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陳氏曰類者物之所同醜之為言教也理有所不顯則

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然
後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矣總而論之鼓非
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
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
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
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有之以
為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
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
之意有寓於是非窮
理之至者孰能與此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太信不約太時
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大德大
道太信
皆指聖人而言上入時天時也不官不拘一職
之任也不器無施而不可也不約不在期約

○正義云此一節論
學為聚事之本
○君子曰者記者引
君子之言故云君子
曰也

之末也。元化周流一氣屈伸不可截然分
限求之故方榮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
有勇者焉惟其不齊是以不可窮凡此四者
皆以本源盛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
用無不周也君子察於此可
以有志於學而泐其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
也此之謂務本
委去聲○河為海之源海乃
河之委承上文志於本而言
水之為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
是也君子之於學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

○正義云此之謂務
本者先祭本是務重
本也本小而後至
大者本大先學
後至是學為聖
也

禮記集說卷之十七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旌，謂之樂。比毗至反，樂如字。○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于戚羽旌，則謂之樂。

禮記集說卷之十八

樂記第十九

○正義云：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

○正義云：此一節論樂本之事，章句既多，各隨文解之。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旌，謂之樂。比毗至反，樂如字。○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于戚羽旌，則謂之樂。

樂焉。于歲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正義云此，一節覆

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也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唯音焦殺色介反樂音洛。方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唯則竭而無澤，殺則減。

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嗷則闡而無餘，緩則舒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愚謂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猛，暴也。六者，心感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去聲。

○正義云上文云音
從人聲生乃成爲樂
此一節明君之樂
隨人情而動若人情
欲樂樂音亦歡樂若
人情哀怨樂音亦哀
怨

劉氏曰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
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
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
罰不率而防其亂禮樂刑政四者之事雖殊
而其致則一歸於慎其所以感
之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
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言音生於人
心之感而人心
哀樂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
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

○正義云此一節論
五聲宮商角徵羽之
聲所主之事上下不
一得則驕慢和謫失
則國將滅亡也

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者怨以
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於聲音者哀以
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詩疏曰雜比曰
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
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譏惟是聲耳
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
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爲
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各爲樂

官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
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怙音規懣昌制反○
劉氏曰五聲之本生
於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釐八
一是一爲宮聲之數二分損以下生徵則去
三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以上生商
則加十九得七十一也商三分損以下生

○律呂本原云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故宮聲八十一三分損一以生徵徵聲五十四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聲七十二三分損一以生羽羽聲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聲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

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筭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不可為官。官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

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怙懣也。怙懣者傲也。

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臣壞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賈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

亡無日矣。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宮

亂則樂聲荒散是知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四者例推。陳氏曰五聲合君臣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方調得律呂否則有臣陵君民過臣而謂之奪倫矣此却不比漢儒附會效法之言具有此事毫髮不可差設或樂聲奪倫即其國君臣民物必有不盡

○正義云前經明正音者亂驕慢滅亡此一節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即同前謂之慢也

○正義云此一節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主所以禮樂教人之意

分之專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與政通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

而不可止也此毗至反濮音卜。此慢字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比近也桑間

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

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政散故民降其上民流故

行其淫蕩之私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上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

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

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

此解慢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

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舉重而言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

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

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

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

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

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

○前子勸學篇有鄒
巴伯牙之事

○論語述而篇有孔
子在齊聞樂之事

○左傳襄公二十九
年有季扎聘魯見之事

有德德者得也

倫理事物之倫類各有其理也。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

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

若執也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何林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

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扎聘魯之所

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應氏曰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

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

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

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

道之正也食音嗣越如字大音泰和去聲好

極聲音之美食饗節裕之重禮不是為極滋味之美蓋樂主於移風易俗而祭主於報本

反始也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為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

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

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

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為

禮記卷十一

正義云此一節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應則天理滅為大亂之道故正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

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是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不欲其好惡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朱子曰：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

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而有悖逆詐偽

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

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

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知去聲。劉氏曰：人生而靜者，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為情也。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醜，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為主宰，人心危而

物交物則引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况以無節之好惡而接乎無算之物。感則心為物役。而違禽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必剛者決力強者奪。此所以為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音洛 食音嗣

○正義云此下節以下至樂云廣明禮樂相須之事

○劉氏曰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為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為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為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者之治道備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正義云皇氏曰從王道備矣以上為樂本從此以下為樂論今依用焉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統同原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義樂之文所以相資為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為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矣。應氏曰上言王道備言其為治之具也。此言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

○正義云此下節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為順。○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

正義云此一節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

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太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怒者。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太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太樂太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惟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與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

○正義云此下節其
與禮樂器之與文并
述作之體綴兆舒疾
者綴謂舞者行位相
連綴也兆謂在九之
宮兆也

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蔡氏
曰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
禮由陰作。即以爲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爲二
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
凝聚即爲陰。非真有二物也。禮樂亦止是一
理。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即是禮。亦非二物
也。善觀者既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二。又知
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一。則連禮樂之體用矣。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
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
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禘襲禮之文也。故知
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音綴

拙還音旋。○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
之管光也。禘襲說見曲禮。情謂理趣之深奧
者。知之悉故能作文。謂節奏之宣著者。識之
詳故能述。若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禹
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
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
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
夫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
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

○正義云此下節申
明禮樂從天地而來
王者必明於天地然
後能興禮樂者。謂
禮陰陽是天地之和
也。

樂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言太樂與天地同和太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禮由地作者法乎氣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矣。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

化育也

○正義云此一節明禮樂文質不同專為有與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方氏曰金樂而已亦統以禮為言。若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為行禮者也。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此所與民同也。○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

○正義云此章是樂
記第二章名曰樂禮
章也章中明王者為
治必制禮作樂故名
樂禮章也

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
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
之主焉中者行之無過不反正者立之不偏
不倚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
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
順為行禮之制焉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
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
鬼神者則衆人之所共知者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
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
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
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

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辯音

音亨○干戚之舞武舞也。不如韶樂之盡善
盡美。故云非備樂也。孰亨，牲體而薦，不如古
者血腥之祭為得禮意。故云非達禮也。若奏
樂而欲極其聲音之娛，樂則樂極，悲來故云
樂極則憂。行禮粗畧而不能詳審，則節文之
儀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故云禮粗則偏矣。惟
大聖人則道全德備，雖敦厚於樂而無樂極
悲來之憂。其禮義備具而無偏粗之失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
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

○正義云此一節申
明禮樂配於天地若
禮樂備具則天地之
事各得其宜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矣者以天高地下

不同故人倫尊卑有
異其間萬物各散殊
蓋禮者別尊卑定萬
物是禮之法制行矣

正義云此一禮用

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
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如
字。物各賦物而不可以強同此造化示人
以自然之禮制也。網緼化醇而不容以獨異
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春夏
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
義。近於禮。敦和厚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
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鬼所以歛
其氣之屈。俾陽而從天。屈陰而從地也。由是
言之。則聖人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既明
且備。可得而知矣。官猶主也。言天之生物。地
之成物。各得其職也。劉氏曰。此申明禮者
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

○正義云自此以下
至禮樂云廣明禮樂

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
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
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於樂。秋歛冬藏。天地
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於禮。此言交
法之所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者辨
其質之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率神以
從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於天。居鬼而從地
者。歛其氣之屈而具於地。蓋樂可以敦厚。天
地之和而發達乎陽之所生。禮可以辨別。天
地之宜而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以
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樂
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
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言成物之所合也。

天尊也。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

之功包天地之德各
體文解之此天尊地
卑一經明禮為天地
之別也

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
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
天地之別也此與易繫辭畧同記者引之言
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
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
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也
小者不可為大者不可為小故小大之殊
取於陰陽動靜之常也此小大如論語小大
田之之義謂小事大事也方猶道也聚猶處
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
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
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
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
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

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
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
象如日月星辰之章著焉日月星辰之象也
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
是取法於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
自然之理乎○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劉氏曰此又申高
禮者天地之序也天地萬物各有動靜之常
大者有大動靜小者有小動靜則小大之事
法之而久近之期殊矣方以類聚言中國蠻
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羣分言飛落
動植之物各以群而分則以其各正性命之
不同也故聖人亦因之而異其禮矣在天成
象則日月星辰之曆數各有其序在地成形
則山川人物之等倫各有其儀由此言之則禮者豈非天地之別乎

禮記卷十八

十一

○正義云前經云禮者天地之別言制禮得所亦能使天地別其此經樂者天地之和則是法天地之氣故云樂者天地之和也

○正義云此下節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上上聲齊音躋煖音暄。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劉氏曰此申言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為躋天地相蕩亦言其氣之播蕩也百化興焉所謂天地絪縕而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所本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垂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

○正義云此下節盛說禮樂之大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
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
動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
畧反下如字。朱子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太始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應氏曰及至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一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屈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太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為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著不動者藏諸用

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或曰：不息不動分著於天地而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離，則禮樂不容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之未嘗掇而言之也。以上言成功之所合。○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極於巳而為乾。此乾知太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為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晦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

○正義云此下節論樂記第四章名為樂施者用於天下。此章中明樂施被之事也。本是第二節既推禮章為第三此為第四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知其行也此下節特明聖人創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也。

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行音杭下去聲綴音拙。○應氏曰：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為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疏曰：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德章明於天下也。咸皆也。池施也。黃帝

○正義云此下節論六代之樂也。

樂名咸池言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遍是為備具矣韶繼也者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王之太武也盡矣言於人一事盡極矣

○正義云此一節明教之為善樂得其所以事有功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行去聲○寒暑者一且之氣候教重而事輕故以寒暑喻教而以風雨喻事也然則先王之制禮樂事皆有教

○正義云此一節明高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禍亂也

是法天地之道以為治於天下也施於政治而無不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

○正義云皇氏以為自此以下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各隨文解之

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

王著其教焉綴音拙分去聲樂音洛。一獻之禮士之饗禮惟一獻也。綴止

也。大事死喪之事也。大福吉慶之事也。以禮

福對大事而言。則大事為禍矣。哀樂皆以禮

終則不至於過哀過樂矣。此章言禮處多而

未亦云樂者明禮樂非二用也。應氏本漢志

俗下增易字音以鼓反。○疏曰按今鄉飲

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

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

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噍音焦殺色界反思去聲。○劉氏曰此申言篇

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一條之義

民心無常而喜怒哀樂之情應其感起於物

者而動然後其心術形於聲音矣。故采詩可

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也。志疑當作急

急促微細噍枯殺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

以殺。故作樂而有急微噍殺之音

則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

噍諸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噍昌展反

○單寬諸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

而累節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噍以緩。故

此等音作則其民心之安樂可知矣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扶

○粗厲粗疏嚴厲也。猛威盛貌。奮振迅貌。起

初未終也。猛起奮末者猛盛於初起而奮振

禮記卷十八

○正義云此篇之首論人能興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

於終未也。廣大賁憤也。廣憤言中間絲竹匏土草木之音皆怒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廉有稜隅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肅敬。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而好去聲。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環。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此等音作則知其民之慈愛。

民之慈愛。

○正義云上經既明樂之感人故此節明先王節人情性使之和其律且親疏有序貴賤不亂乃為樂也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辟音他歷反。狄與狄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借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借如以水洗物而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此是其喜心感者而其聲然也。故聞此音之作則其民之淫亂可知矣。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

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行聲省悉井反稱去聲比毗至反見音現○此承上文聲音之應感而言本之情性即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降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知信之德也言聖人之作樂本於人心七情所感之音而稽考於五聲十二律之度數而制之以清濁高下尊卑隆殺之節而各得其宜然後用之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

之靜而不至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剛者之氣不至於怒柔者之氣不至於懼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暢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此言聖人始因人情而作樂有度數禮義之詳而以之和天地之氣平天下之情及天氣人情感而大和焉則樂無枯滯之音矣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之辭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此以次序聯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

○書大禹謨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禮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正義云此經論聖王作樂不得其則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

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鐘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如宮為君宮亂則荒之類故曰以象事行也人倫之理其得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奧矣此古有是言記者引以為證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敝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水煩謂澤梁之入

○正義云皇氏曰自此以下至贈諸侯也為樂象之科各隨文賤之

無時水煩擾而魚鼈不得自如故不大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也此三句皆以喻世道衰亂上下無常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也樂淫故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若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禮慝故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若正禮則莊敬而有節知反而報本也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淫樂慝禮大則使人容為姦先小則使人思為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滅敗人心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也感或作感感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與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

論語類別篇有之

樂與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

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分去聲。疏曰倡和有應者發聲正聲感

入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回謂乖

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

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

以善惡之類皆相感動也。應氏曰聲感於

微而氣之所應者其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

成者其甚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

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取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

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厲禮不接心術惰慢

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

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行去聲。反情復其

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

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

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

體從今而義之與此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

之要法。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

羽旄從以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

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

○正義云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故此節正聲之道論木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

論語類別篇有之

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
 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
 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
 耳自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音還
 旋。太章之章咸池之備韶之繼皆聖人極
 至之德發於樂者其輝光猶若可見也書言
 光被四表光天之下皆所謂至德之光也四
 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小大終始即前章小
 大之稱終始之序也迭相為經即前篇還相
 為宮之說也。疏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
 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
 生也四十五日昆明度風至明度者迎衆也四

○書堯典有之

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
 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
 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閭闔風至
 閭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
 者不交也言陰氣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
 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方氏曰清
 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
 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節故
 象風雨。應氏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
 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
 而不姦自一度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
 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
 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土器物之度各有
 數焉不止晝夜之自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
 有常言其常而不姦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
 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

○正義云前經明正
樂感人情此經明君
子小人各有所樂故
云樂者樂也故者因
上起下所以言故曰
諸例皆然矣

○正義云前文明君
子小人歡樂不同此
明君子敦行善樂也

變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
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
不樂。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欲。君子以道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
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承上文而言，所以君子復
情和志，以脩其身，廣樂成教，以治乎民，及樂
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

○鄭注云三者本志
也，則也，容也，言無此
本於內，則不能為樂
也。

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
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
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
樂不可以偽為。石梁王氏曰：註以志聲容三者
者為本，非也。德有心為性，
又德之本。然後詩歌舞三者出焉。○劉氏曰
性之端和順積中者也。德之華英華發外者
也。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志則端之初發者
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於詩，詩成而
咏歌其聲，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足蹈而
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
被之於音之器，以及于戚羽旌也。情之感於
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

正義云前經論志也舞也容也三者相將故此經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續之事

於內則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由是觀之則樂之為樂可謂以備偽為之乎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又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眾二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

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見音現拔蒲末反動其本心

之動也心動而有聲聲出而有文采節奏則樂歸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眾聽故曰先鼓以警眾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故曰三足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飭歸者復擊鼓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拔如拔來趨往之拔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也故君子以之為己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故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言誨人不倦也情見於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

○正義云此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

○鄭注云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

之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卜亦引古語結之。此章諸家皆以為論太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愚謂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

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去聲問如何是章德朱子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於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為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補為事。故禮主於報。舜生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

王生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主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還於內。故曰報韶。獲夏武。旨章德而導和。祭享朝聘皆報情。而反始。所謂反者有收斂之節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緣去聲。天子賜車。則上公及同姓侯伯。金鞶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路。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亦上

○正義云前經明樂者為施禮者為報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守玉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是禮報之事也不覆明樂施者以樂施之恩其事

易知記者畧而不言也

公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也。實龜則以青黑為之。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群。此明報禮之事。○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

○正義云皇氏曰自他以下名為樂情各隨文解之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然既發於聲音而為樂。則其哀樂一定而不可變矣。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也。然既著之節文而為禮。則其威儀一定而不可易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伏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親疎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

○正義云此一節更廣其樂之義。言父子君臣之節。

所謂辨異也。此禮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也。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領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朱子曰。儀依象也。○劉氏曰。人情理同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偽生。禮以辨異。故可使入去其欲之偽。而著其理之誠也。窮本知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著誠去偽者。脩為之當然。故曰經。○愚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疑是精粗之體也。

○正義云此二節論
大人舉禮樂則天
地協和而生養萬物
為之昭著之事則下
文天地前合以下是
也但此經禮樂並論
其天地前合唯論樂
之所感不論禮之印
用也記者主在於樂
故特表樂功樂功既
爾禮亦可也

○正義云此一節明
禮樂各有其本本貴
而末賤君子能辨其
本末可以有制於天
下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前
合陰陽相得煦燠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
萌達羽翼奮角觴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
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卯生者不殯則樂之
道歸焉耳訃音欣煦吁句反嫗於句反覆方
如反區音句觴音格伏扶又反鬻
音育殯音漬殯吁聞反○大人舉禮樂言聖
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也天地將為昭
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訃
與欣同訃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妙
也天以氣煦之也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
育是煦燠覆育萬物也屈生曰句謂句曲而

生者也角之無鰓者曰鰓鰓謂角外皮之滑
澤者蟄藏之蟲初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更
生故曰昭蘇也嫗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鬻妊
孕而育子也殯未及生而胎敗也殯裂也凡
物皆得自生自育而無所害者是
皆歸於聖人禮樂參贊之道也

樂者非謂黃鍾太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
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
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
乎聲詩故北面而茲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
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
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

也禮樂之事有道有器前經皆言禮樂之道此以器言謂道之精者非習藝習事者所能知也于揚皆舞者所執商祝罷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為主故兼用殷禮也北面位之與也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

在尸與主人之後其輕可知也德行在君尸主人童子有司習於藝宗祝商祝習於事故上下先後之序如此○石梁王氏曰德成而訓解每以三德為德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

○鄭注云德三德也
行三行也藝方技也
先謂在上也後謂
在下也

○正義云自此以下至有所各是也明魏文侯問古樂今樂之異并力夏之答辨明古樂
今樂之殊不隨文解之

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
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
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

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

古樂之發也相去聲○厭之故惟恐即好之故不知倦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無森聲也弦匏笙簧之與雖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文謂鼓也武謂金鏡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

○正義云此一經明
子夏對文侯古樂之
本也古樂謂古者先
王正樂也

亂者卒章之節，欲退之時，擊金鐃而終，故云復亂以武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於此而語樂，是道古樂之正也。知古樂而明修身之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方氏曰：鼓聲為陽，故謂之文；鐃聲為陰，故謂之武。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正義云：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體也。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樂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滿而不止，及優侏儻，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優侏儻，乃刀反。進俯退俯，

謂俯優曲折行列雜亂也。姦聲以濫，即前章所謂終濫之音。謂姦邪之聲，優濫不止也。滿而不止，即前章所謂伏成之音。謂其聲沉淫之入也。及俳優雜戲，侏儻短小之人，如獼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作樂雖終，無可言者。况可與之言古道乎。優與孫同。

○正義云：前兩經子夏既答文侯論古樂新樂之異事畢，此經答文侯所好古樂今樂之不同也。

○此一節，明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邪，詩以結之。此之謂太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太當。然後聖人

當者當謂不失其所
如上所謂是大得其
所當也

○正義云此之謂也
音言詩云德音則此
經之所謂也

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
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
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
子此之謂也
當去聲疾丑乃反莫音默王去
聲俾讀為比皮又反祉音耻施
音異○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
也書言亳有祥太當太化之均調也作為父
子君臣以為紀綱是一句讀言聖人立父子
君臣之禮為三綱六紀之段也綱維網大繩

○周子通書有之

紀附綱小繩綱自則附於紀也三綱謂君為
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
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
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
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
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
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
情意蓋本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
名譽也俾當依詩作比子夏引詩以證德音
之說○嚴氏曰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
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皆不可掩類者明之
克類謂類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君
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為其然後能為君是也
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
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離然相愛矣比及

禮記卷之八

三十一

○正義云此，一節子夏為文侯期滿音所也

文王其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

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

一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促數音速教去聲喬音驕。○溺音淫溺之音也。濫者泛濫之義謂泛乃非已之色也。燕者晏安之意謂耽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

○正義云此一節子夏為文侯期正樂教和之事所以勸勸文侯用古樂也

○此經明子夏既勸文侯好古樂又謹行之以此化民無不從也

言淫溺較深煩騷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宗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

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言溺音害

德祭祀非用故引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

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

謂也。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慎所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

誘詩作厲

○正義云：上經言人君謹履，所好惡以勸人，故此一節論聖人作為樂器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楬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等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柷音腔，楬音丘，八反，壘音喧，篪音池。○鞀如鼓而小，持柄搖之，旁耳自擊。柷，楬，狄，也。壘，六孔也。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鐘磬等瑟。武舞所執，旄，旌，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此則宗廟之樂也。醜，說

○正義云：此一經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之聽，思其所用之臣，各隨文解之。

○此一經明石磬磬者石磬也。
○鄭註云：石磬磬磬，為磬字之誤也。辨，辨於節義。

見前篇。有事於宗廟，則有獻酬酢之禮也。宗廟朝廷無非禮樂之用。所以貴賤之官序長幼之尊卑，日而垂之於世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橫古曠反。○鏗然有聲，號今之象也。號，今欲其威嚴橫，則盛氣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石磬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磬上聲。○舊說磬讀為聲。上聲謂其聲音磬磬然。所以為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先封疆之臣致死於彼此之限而

能致死於患難之中故君子聞聲而知所思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

聲則思志義之臣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然之聲亦必為

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憂切有廉則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於欲士

無故不却琴瑟有以也天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

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去聲畜救六反舊說濫為擊聚之義

故可以會可以聚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眾者非謂聚斂之臣也○劉氏曰竹聲

○此一經明絲聲哀者哀謂哀慈也謂聲之體婉妙故哀慈

○此一經明竹聲濫濫猶擊也言竹聲然有積聚之意也

汎濫汎則廣及於眾而眾必歸之故以五會聚而君子聞竹聲則思容民畜眾之臣也

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

鼗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謹謂謹謹也其聲謹謹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眾前言武臣及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蓋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將也彼謂樂聲也合之契合於心也

○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以言匏土木者均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遠之韻然木以擊鼓而匏亦在筭坐之中矣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

○此一經明鼓聲之聲謹謹謂謹也去聲謹謹矣

○正義云此一經別是賓牟賈問章自

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賈又言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其言而謂其言與長弘相似也。一謂商聲為殺伐之聲。淫謂商聲之長也。若是武樂之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心矣。故云志荒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

○正義云。自此以前孔子問賓牟賈自此以後是賓牟賈問孔子此一經賓牟賈問詞也。
○自此以下孔子為賓牟賈說武樂之意。并廣明克殷以後之事。此一經為賓牟賈說武將舞之事。

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坐。周召之治也。謂夫聲。然。鹿。選。席。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級。是。遲。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巍然不動。此象武主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志也。所以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

○正義云。此一經孔子為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上說三者

之事已說更別廣說武樂

○書益復篇有之

成復綴以崇天子

綴音拙。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籥韶九成。孔子又言。

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一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一二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及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二位却至第二三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一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二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大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陳氏曰樂正而德尊也。

來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

事一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予四次擊刺象伐紂也。駟讀為四伐如秦誓四伐五伐之伐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於中國也。一說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但舊註以崇訓老則未可通耳。四伐或象四方征伐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矣。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

至也

分去聲。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以分而進也。濟猶成也。此於武王之事為早成也。舞者又立於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又問未

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于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反音及薊音計行去聲○及讀焉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即至紂都也殷後不日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然其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叙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耶其曰未及下車而封與商容即書所謂式商容間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說謂罷其征役倍祿祿薄者倍增

○書武成篇有之商容商之賢人間族居里門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衅許靳反建上聲纛音高○衅與纛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纛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讀為鍵鎖也纛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纛閉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為諸侯賞其功也今詳入理

○正義云此下經論克爾之後為文教也

名之曰建橐。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擗芻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

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

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射音石。說音脫。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最射於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學之射。歌狸首之詩以為節。右。西學也。在西郊。西學之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為節也。貫。穿也。革。甲也。鎧也。軍中不習禮。其射但志於穿。禮。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為矣。裨冕。見曾子問。擗。

捕也。說。去其佩劍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

不亦宜乎。食音驅。更平聲。大音泰。冕而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盾也。餘說各見前篇。孔子語。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

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

○正義云此以下至可謂盛矣。名為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善故名樂化各隨

文解之

○此一經明樂以治心
記前引君子之言
故云君子曰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者言禮
樂是治身之具不可
斯須去雖於身也

○前經云致樂此經
云致禮

○正義云此一經言
是入用禮樂以治身
於外兼備使民輝動
於內而民順於外

○此一經終結致備
禮樂之道也

則樂樂則安安則又又則天天則神天則不

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慈諒音良。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
以治心言之。子諒從朱子說。讀為慈良樂之
感化人心至於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
之妙矣。○朱子曰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從來
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
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矣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

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

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

者誠去偽之心
不可少有間斷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

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

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

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

無難矣

動於內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
躬矣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之不和
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德以輝言乃
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容周旋之中

禮記卷十八
禮君子極致禮樂之道
其於治天下乎何有

正義云此下節論
樂之體或減或盈其
事各異王者當各依
其節而和節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
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
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
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報如字○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
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
由中出而為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
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強世也禮

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為文樂主盈故反
而抑之而以反為文故七介以相見不然則
已愆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感一獻之禮
而賓主百拜日莫人倦而齊莊正齊此皆勉
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弦鞠笙簧
會守拊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
雅作之以祝止之以敬此皆反而抑之者也
減而不進則幾於息矣故銷盈而不反則至
於流矣故放半主知其易偏故禮則有報樂
則有反禮有報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資於
禮也○劉氏曰禮之儀動於外必謙卑退讓
以自牧故主於減殺樂之德動于中必和順
充積二後形故主於盈盛蓋樂由陽來故盈
禮自陰作故減也然禮之體雖主於退讓而
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以進為文也樂之
體雖主於充盛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節故

以反。臣文也。禮若過於退讓而不進，則威儀銷沮，必有禮勝則離之失。樂過於盛滿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則流之弊。故禮必有和，以爲盈之反。報報者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和安矣。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於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合其事理之宜。故曰：禮之報樂之及其義也。

正義云：此一節，明人樂自然之性，而有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

此，一節論先王耻惡其亂，故立正樂以

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樂音洛，耐音能，內而故反。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道，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而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

若徵是也。奏者擊之作若合是也。○劉氏曰：人情有所樂而發於詠歌，詠歌之不足而不
知，手舞足蹈，則性情之變盡於此矣。故人情
不能無樂。樂於中者，不能不形於外，而為歌
舞。形於歌舞而不為文辭，以道之於禮義，則
必流於荒亂矣。先王取其然，故制為雅頌之
聲。詩以道迪之，使其聲音足以為娛樂，而不
至於流放。使其文理足以為講明，而不至於
怠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
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
或圓滑而肉，或止而飾，或作而奏，皆足以感
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
發於吾身焉。是乃先
王立樂之方法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此丁經覆說聖王
樂之事

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

不和順。在闈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

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

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應氏曰：一者心也。心

可以以發定其種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
者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一不也。○
劉氏曰：作樂之道，先審人聲之所形，或風或
雅或頌，或喜或敬，或愛各從一體，以定其調
度之和。然後比之樂器之物，以飾其節奏。此

一條言樂以和禮也

正義云此下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要平聲行音杭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統紀所以防範人心者在是曰莊曰正曰齊曰綴兆皆言禮之節樂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濟

此下經論樂道之盛

○正義云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者上經以來但論樂此兼云禮者以此下章總兼禮樂故於章末總以禮樂結之

○正義云于貢見師乙依別錄是師乙章

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禮樂可謂盛矣齊音柴○皆得其儀○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

○正義云四時和焉者謂陰陽順也星辰理焉者謂不悖逆也萬物育焉者謂群生得所也

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樂師名也各存宜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情性使合於宜也有此德而宜此歌是正直已身而敷陳其德也故曰直已而陳德動已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有四者之應○方氏曰肆實大而舒緩也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其柔為剛斷齊音柔緩故性剛決者宜歌之而終至於柔遜蓋各濟其所偏而融會之於平和之地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止識音志○保借安也○後此商人謂牙人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響蠶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

○正義云故歌至貫珠此一經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

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隊音墜

說音悅上如抗下如隊言歌聲之高者如

抗舉其下者如墜墮也稟木枯木也倨微曲

也句甚曲也端正也長言之所謂歌末言也

○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

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

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

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

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

則不復曉蓋

矢其本矣

禮記集說卷之十八

○音舞典云詩言志歌永言云

